

城市打拼，农民工心中有梦

□李滨芝

第一次见他时，是在公交车上。

那时候我跟我妻子坐公交车去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正值燥热的夏日，公交车上像火炉一样，人在其中就像是烤箱中的面包。妻子上车后不久，在身后即刻传来一阵短促而低沉的声音：“坐我这儿吧。”我抬眼望去，原来是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制服，衣服脏得有些发紫了，脚上穿着一双胶皮鞋，裤腿向上挽着，巨大的汗珠滴答滴答地落下来。我道了声谢，就让我妻子坐下了。

再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我买菜回家，途经一处工地的时候，隐约觉得有个声音像是对着我发出的。我环顾四周，果然有人对着我招手，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他。我对他昨天给我妻子让座进行了感谢，他一面擦着额

头上的汗，一面憨笑着说是应该的。

他说他还挺感激我们，我听他这样说，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见我有些不解，就忙解释道：“有一次，我也是在公交车上让座，可是人家估计是嫌我身上脏，就没有坐。”我倏地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一名穿着比较脏的农民工不小心碰到一个穿着时髦的女青年的大衣，那女青年说尽了难听的话，仍是不依不饶，到最后那个农民工赔了20块钱女青年才作罢。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他的话之后竟然有些心酸。

这次过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直到有一次，家里的卫生间漏水，我不得不去劳务市场找人做防水。我来到劳务市场，远远地望去，有一个人似曾相识，待到我认出他来时，他已经在向我笑着招手了。他迎着我走上前来，问我对象生了没有，我很感激他还能惦记着我的妻子。在我说明了来意之

后，他说找他就可以，凭他的技术绝对没有问题，我笑着答应了。

他一面做防水，一面跟我聊天，我见他年纪跟我相仿，就问他怎么没有去上学。他起先干得起劲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良久，他才开口说话，“我爸早就没了，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高中考大学考了个三本，本来想复读，我妈说就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可能再让我上大学了，我只能退学打工补贴家用，供弟弟妹妹上学，还好他们学习都很上进，比我好。”他在说到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脸上突然间有了光彩，眼神里透出幸福和骄傲的光芒，我隐隐地为他感到惋惜与不平。

果然，他做的防水有模有样，很快就完成了。中午我留他在家里吃饭，他推说自己身上脏，怕我们嫌弃。我笑着挽留他，他最后禁不住我的热情留了下来。在吃饭的时候，我问他

有什么打算，就这样一直干小工吗？他说他偶尔会干小工，如果有建筑队找他，他也去工地。他说他现在还年轻，有的是力气，有的是闯劲，将来他还有可能做包工头、开公司，说到开公司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的脸上得意的神情。

他从我们家走的时候，除了工钱，我硬塞给他钱让他打车回去，可是他就是不要。他说他明天就要去工地了，有一个新的小区马上就要动工。送他走了之后，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他的样子，我在想着此时他正在城市的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吧，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

晚上，我陪妻子出门散步，望着一栋栋灯火斑斓的高楼大厦，望着一条条车水马龙的马路，不禁沉浸在城市的辉煌与梦幻中。我们置身在这个梦幻般的城堡里编织着我们的梦想，而他们不就是我们城市梦想的建造者吗？

无冕之王

□彭媛

凌晨时分 风尤凛冽
你披着星月 步履匆忙

你高举着采访稿
雨伞的庇护 它安然无恙
你却无视自己
淋湿的衣裳

哪怕是在漆黑的夜里
那坚定的信念也能照亮你的心房

就如同泥泞崎岖的乡间小路

理想的照耀 你才
那么从容 那么坚强

问题房屋处有你的脚印
田间地头有你的身影
你无怨无悔地奔忙
你是称职的 百姓代言人是燃起的蜡烛 融化自己 却将别人照亮

面未吃 茶未凉
你又匆匆赶去政府会场
你干裂的嘴唇
你口腔溃疡
你却毫无怨尤地奔忙
你是导向的旗手 是政府和百姓之间
最温暖的桥梁

你凭借敏感的职业嗅觉
挖掘小城撼动人心的正能量

你又是那样地犀利
毫不留情地给不法商贩当头一棒

你的正直正义 唯利是图商家的抵抗
你却面无愧色
那奔涌着的理想热血啊
又岂是浅薄的恫吓所能阻挡

太多的徒步
你膝盖受伤
你蜷缩在床上 记挂着昨日的采访
忍着病痛 你仍笔耕不辍
将辛勤采摘的花粉
酿成蜜糖

你坚定着自己的信念
你感动百姓的文章
你东奔西跑地求证
映着那理想的光芒
坚守着你心中的阵地
你这和平时代口诛笔伐的勇士！
终究有一天
你将破茧成蝶
成为群山之巅的
无冕之王

征集令

为了给商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商河》特开辟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商河地理”、“商河文化”、“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商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商河地理”主要介绍商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商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jrshfk@163.com qq群:239943220



春的气息

▲其实我想和它一样，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慢慢变绿。

忆秋寒 摄

▶虽然还没有枝繁叶茂，但是我能感受到你冬日后的重生。

忆秋寒 摄



婶婶似娘野菜香

□暖忆

当绵绵的春雨润醒了田野，暖暖的阳光照绿了大地，我总是习惯性地回到老家婶婶身边，再拿起镰刀、提着袋子，纵情地走到田间地头、沟坡溪旁，重温儿时割野菜的岁月。

犹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刚刚去世，婶婶才娶进家门不久，我也只有十来岁，家里非常穷，常常要割些野菜充当口粮。当时，由于年龄还小，干不了农活，割野菜便成了我唯一能为家里做的事情。

野菜很多，而我最喜欢两种，一种学名灰灰菜，另一种叫不出学名，我们本地人称作“老鼠尾巴”。灰灰菜，我专门挑圆叶子的那种，青绿的叶子表面常常有一层细薄的白粉，底面呈浅浅的紫红色，让人一看便油然而生一种割而食之的欲望。

每次我都是连秆带叶地割下来，装到深深的菜筐子里，一

弄就一满筐，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在婶婶亲切的接应下放下筐子，再在婶婶慈爱的目光里与她一同择菜、洗菜。之后，协同婶婶将菜放到我家那口十二印生铁大锅里煮，水开后，闷上一会儿，婶婶开始用笊篱将煮了熟的灰灰菜捞起，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盛着半盆凉水的大盆里，一会儿再用手捞起，攥成一个小小的菜团放在菜板上，切碎后放到另一只盆中，在上面浇上酱油、醋，撒上适量的碾成细末的盐巴，再滴上点香油，最后用筷子搅拌均匀，这便成了我最爱吃的的美味。这种美味，我们叫凉拌灰菜，绿盈盈、软绵绵的，吃到嘴里有点涩，但菜香纯正、绿色生态，让人舌生津香、百吃不厌。

那种我们当地叫“老鼠尾巴”的野菜，也是我的最爱。它通常开一种紫色的小花，叶片比柳叶短些宽些，叶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毛，略显粗糙，但做

成汤熟了后，整个叶子就变得非常润滑了。

这种菜，我割回家后，婶婶都是给我打汤喝。也是将菜择净洗净，放进锅里，添上足量的够一家人喝的水，撒上少许的盐后，放上算子，炆上千粮，起火猛烧。水开后，等一会儿，估计干粮已经透透了，婶婶便将算子连同干粮一块端出，再盖上锅盖，添柴猛烧。水第二次开后，婶婶便将事先和好的玉米糊倒进锅中，再一边搅和，一边烧火。当水再次开起，持续，婶婶会适时地舀起一勺汤，看看、嗅嗅，直到再也没有那股生玉米面味的时候，一锅富含野菜香味的汤就做好了。

如果赶上家里的老母鸡正好好了蛋，又没有卖出，婶婶还会拿来几只，趁开锅之时将蛋液淋到汤里，出锅时再滴上点香油，那真就成了色香味俱佳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了。

接下来，婶婶会给我先盛上一小碗慢慢喝着，而她，则等

着同下地干活的爷爷和父亲、叔叔回来一块吃饭。这时，婶婶常常温和地给我讲些勤俭持家的道理，尤其是一再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念书，以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的，叫我倍感亲切，好生温暖，也产生了一种读书的使命感，一直牵引着我发奋好学。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婶婶已近古稀，我亦学有所成，早早就在城里安了家。虽说今在城里什么样的菜都能买得到，吃得到，南方的、北方的，当季的、反季的，紫的、红的、白的、绿的，不一而足，但我觉得还是当年婶婶亲手调制的菜和汤清香、可口，让人着迷，因为，那里面饱含了婶婶的辛劳与慈爱，也浸染了我童年的天真、无邪与向往。

所以，只要婶婶健在，每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回到老家，重温当年的岁月，并一定要再享用一顿婶婶亲手调制的那种最有人生营养的菜和汤。